

第二期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正式启动

“浙学”品牌将进一步打响

本报记者 孙雯

3月22日,之江饭店,浙江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了“深入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”的新闻发布会,宣布第二期“浙江文化研究工程”正式启动。

发布会上,有一个被频频提及的词——“浙学”,浙江哲学社会科学这10多年的迅猛发展,早已让“浙学”二字深入人心。

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第一期自2005年开始实施,围绕“今、古、人、文”四大研究主题,精心设计方案,组建研究平台,首次系统梳理、考订浙江历史文化、文化名人及其学术思想和著述,对濒临失传的传统文化经典进行抢救性整理和发掘,全方位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及其成就。

10多年来,财政专项投入超过1亿元,设立研究项目811项,共组织全省哲学社会科学界10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课题攻关,出版学术专著达1000余部。2021年前,第二期工程将基本完成全部研究项目,逐步形成有中国气派、浙江特色的当代“浙学”品牌。



二期工程也会在一期的基础上加大指导和扶持力度。说到扶持,肯定首先就会想到钱。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来颖杰介绍:“但光给钱还不够,更重要的一个是规划,有助于把分散在民间和各个部门的各种自发研究力量、内容整合起来。”

其次是对研究的重点、架构、脉络做一个明确,在板块内容脉络、结构上一开始就把顶层设计做好了,明确按照这种架构研究下去;第三个就是注重成果的应用——怎样服务决策,怎样大力推广,怎样让史料保存下去。

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、副主席盛世豪介绍,一期工程中,有一批学术成果获得了多项国内高水平奖,如《郁达夫全集》等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;《宋画全集》、《元画全集》填补了中国宋画、元画整理汇编的历史空

白,开创中国绘画历史大型断代集成的先河;《吕祖谦全集》、《沈括全集》等首次辑全古代思想家的存世之作,被世界各大图书馆收藏……

但林林总总的“浙学”研究成果,如何向大众普及?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邵清说,工程启动之初,就非常关注这个问题,他举了一个例子,就是浙江人文大讲堂。

浙江人文大讲堂开始于2005年4月8日,是由浙江省社科联和钱江晚报共同主办的大型公益讲座。发布会前一天,2017浙江人文大讲堂由清华大学教授彭林开启首讲,主题是“学礼、立德、树人”。

邵清接着说,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的《毛泽东在浙江的785个日日夜夜》,“作者之一金延锋同志就上了人文大讲堂,座无虚席。”

说到二期工程的重点,首先是,突出当代发展的研究,重点总结提炼浙江的实践,体现浙江样本的一个中国意义。

其次是突出历史文化的研究,从浙江历史文化、历史文献、史前文明,以及近现代浙江特色的历史文化这几个方面着手。比如,我们要系统研究历史文化,梳理浙江的历史文献,探悉浙江史前文明对中华早期文明的贡献,所以对浙江文化的这种中国意义、当代意义要进行研究和深化。

第三个特点是,突出“浙学”品牌的建构,科学概括内涵,系统阐述它的历史形成,以及思想脉络,探索对当代和未来发展的意义。

昨天的钱报读书会,5位文化人探讨什么是《最好的人生》
读书会开始前,他们彼此拥抱

钱报读书会·文化咖



本报讯 最好的人生是什么?这是杭州女作家郑锦杭在《最好的人生》一书中苦苦思索和探讨的。该书的出版人郑重说,这个时代缺少真正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,《最好的人生》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。

这本书也得到了著名建筑师黄印武的支持。因为小说中,有在云南茶马古道的沙溪一呆十五年“造梦”的黄印武的人物原型。

昨天傍晚的钱报读书会,除了以上3位,情感专栏作家鲁瑾、作家孙昌建也都来了,台下是浙江工业大学的学生们,他们也在寻求着“最好的人生”、“诗意的栖居”到底是什么。

读书会开始前,鲁瑾先让郑锦杭拥抱了郑重,又让郑锦杭和黄印武来了个拥抱。现场气氛一下子就上来了。

书封面上有一句话:最好的人生,是一辈

子只爱一个人,从年轻貌美的时光,到白发苍苍的暮年。

郑锦杭说自己对身边的人生悲欢捉摸得比较多,听过很多人的故事,观察这些年城市的大迁徙后,就萌发了写书的念头。“我访谈那么多人,无论老少,阶层高低,一谈感情就收不住。这是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。爱情应该是我们文学创作的母题。至于房子和建筑,我们身处这个时代,每个人都无法忽略它。所以开始创作时,我就选取建筑学这个切入点。投入展开后,我感觉到这是全社会的关注点。”

那怎么样才是诗意的栖居?

建筑师黄印武离开大都市去云南沙溪乡村生活,劳作了10多年,被郑锦杭作为原型写进书中。在他看来,栖居有物质的一面,也有精神的一面,房子只是一部分。

黄印武说:“我们走得太快,忘了为什么要出发。买了大房子,背上贷款,心境也变了,这是理想的栖居吗?我在农村里建筑一个空间,我就要想清楚,我是为村民去做这件事,那就要他们喜欢我的设计才行。村民需

要的是房子和他的生活方式贴近。现实的背后,建筑师其实有能力去做很多事,给出更好的栖居。”

鲁瑾说:“我觉得诗意的栖居是内心的,最好的人生也是内心的。按我的脾气,我没准有可能还住在出租房里。我认为任何一种工作都要真诚地面对。比如有老人的房子,应该考虑到老人方便,这是良心也是初心。”

小说中有一个细节:房产商张氓把杜卷耳带到农村老家,跟她说,这个房子很破,但有我的记忆和气息,所以最好的房子要让人买得起住得进才行,于是他打动了杜卷耳。

郑锦杭说:“我是教育工作者,我常想大家在选择专业和职业之前,首先要了解你应该过和这个专业相当的生活,住相当的房子,才是正常的。我也想改善住房,但看完房子之后觉得,以我们夫妇的收入,在杭州有一个住的房子已经很好了,于是我还是最爱现在的家。黄印武老师选择古镇10多年。城市和乡村各有利弊,最后还是取决于自己的判断。”

本报记者 张瑾华
本报通讯员 马正心